

目錄

湖	231
關於《舞姬》的解說 三島由紀夫	225
往事深沉	202
佛界與魔界	175
隔山之處	144
愛的力量	111
冬之湖	87
半夢半醒	55
母親的女兒與父親的兒子	24
皇宮的護城河	3
舞姬	1
譯序	i

譯序

這套「新譯川端康成作品」收有《伊豆舞娘》《雪國》《千羽鶴》《舞姬》《古都》《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等八部小說，以中、長篇為主，也包括《伊豆舞娘》這樣的短篇。

川端康成研究界普遍認為川端的小說創作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上世紀二十年代到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個階段包括整個戰爭時期，第三個階段為戰後時期。這套系列應涵蓋這三個階段的作品，這是我們選譯的一個重要考量，因而有了第一時期的《伊豆舞娘》；第二時期的《雪國》和第三時期的《千羽鶴》《舞姬》《古都》《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

《伊豆舞娘》是被公認的川端成名作，儘管是不是他的處女作有過一些不同說法，因為在《伊豆舞娘》首次發表（一九二六年）以前，川端就發表了《招魂祭一景》（一九二一年）和《十六歲的日記》（一九二五年）等作品，川端本人關於自己處女作的問題有過這樣的說法：「按發表順序，處女作也許是《招魂祭一景》，它是在上大學翌年春天發表在《新思潮》同人雜誌第2號上。」《伊豆舞娘》這篇作品在發表之前幾年就寫好了，大概是在唸大學預科還是剛入大學那年寫好的吧……當時並未打算發表，後來只是把關於巡演藝人的部分重寫了，所以說《伊豆舞娘》也可算是我的處女作吧。」譯者認為，僅以小說元素的完整性來說，那兩部作品都無法跟《伊豆舞娘》相比，更遑論其他文學要素的比較了，因此《伊豆舞娘》問世不久，就被文部省

選入中學教科書，並被日本文學界公認為川端文學的里程碑式作品。這部短篇小說至今已被六次搬上銀幕，六次被改編成電視劇，田中絹代、美空雲雀、吉永小百合、山口百惠等著名女星先後出演作品中阿薰一角。伊豆半島也因這部短篇小說而成為旅遊勝地，並建有各種與這篇小說有關的塑像和紀念碑。川端康成一九六八年以《雪國》《古都》《千羽鶴》三部作品獲諾貝爾文學獎，但評委會主席奧斯特林在授獎辭中首先提到的卻是《伊豆舞娘》：「川端初次發表了一舉成名、謳歌青春的短篇小說《伊豆舞娘》……這個主題猶如一首悲涼的民謠，反覆吟詠，在川端先生後來的作品中也一再改頭換面地出現。這些作品揭示了作家本人的價值，川端先生因而逐漸超越日本的國境而在遙遠的海外博得名望。」近年，這篇小說還被收進了中國中學語文教科書，僅此也足以佐證奧斯特林的評價，所以撇開不算「處女作」的爭議不論，《伊豆舞娘》作為川端先生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應是當之無愧的，這是我們選譯此作的主要理由。

川端小說創作的第二時期正處戰時，有影響的作品不算多，《雪國》就尤顯突出。這部作品從一九三四年底動筆創作到一九三七年五月止，以相對獨立的短篇形式斷斷續續地在多家雜誌上發表，並於一九三七年六月由創元社彙集出版單行本，第一次冠以《雪國》的書名，川端卻覺得故事開頭與結尾呼應不好，又多次到故事的背景地越後湯澤取材，並閱讀了《北越雪譜》之類有關北國雪鄉的書籍，獲得了更多素材，相隔三年半後又續寫兩章，分別於一九四〇年和一九四一年在不同的雜誌上發表，戰後又將這兩章做了重大修改後在雜誌上發表，並於一九四八年由創元社另出了《雪國》定稿本，也就是說這部八萬多字的作品的最後完成足足花

了十四年的工夫，無論在川端本人的創作史還是在日本文學的創作史上，這都屬空前之例。如果說《伊豆舞娘》是川端先生的成名作，為其在日本文壇的地位打下堅實的基礎，那麼《雪國》就達到了他自己的藝術高峰，令他日後蜚聲世界。《雪國》是外文版本最多的一部川端作品，乃至有人認為《雪國》「明確地體現了日本美的傳統，其代表日本文學走向世界是最合適的」，「川端是《雪國》的作家，為了《雪國》，川端可以失去其他作品」。《雪國》也多次被搬上銀幕，著名女星岸惠子和岩下志麻先後出演過駒子一角，著名男星高橋一生則出演過島村。綜上所

述，《雪國》無疑是這套作品系列中不可或缺的重頭戲。

作為川端小說創作的最後階段，戰後時期是其佳作迭出的創作高峰，對這個時期作品的遴選則成為一個既易又難的課題。《千羽鶴》和《古都》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在這套系列中自然不可闕如。這兩部作品提供給讀者兩種截然不同的感覺和印象，《古都》中無論是千重子和苗子之間的姐妹親情還是秀男與兩姐妹之間的愛情以及千重子與真一、龍助之間的關係都是純潔無垢的，全書的格調也清新美好，令人感受到一種對新生活的嚮往和追求。而《千羽鶴》則呈現一種頹唐的基本格調，菊治與太田母女之間的畸戀充滿了不倫的氣息，乃至他與書中唯一潔淨無瑕的人物雪子之間的婚姻生活也擺脫不了這種陰影的影響。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把這兩部基調迥異的作品一同作為獲獎作品，應該是由於它們都充分地體現了「作者的卓越才能……纖細而敏銳的觀察力和編織故事的巧妙而神奇的能力」（奧斯特林主席授獎辭）。

《舞姬》是川端在戰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是他所有作品中民主思想和反戰思想表

現得比較充分的代表作，書中夫妻子女之間在婚姻、愛情與生活問題方面的抵牾和衝突，表現了戰後追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的日本女性對人生道路的積極探索，並借助書中人物高男的嘴指出個人和家庭悲劇都是「時代的不安造成的」，從而暗示故事中的悲劇其實就是封建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衝突造成戰後日本社會面臨分裂這一現狀的縮影。書中還通過戰後日本社會種種貧困、凋敝等淒涼景象的白描圖像加深了作品的反戰色彩。從這個意義來說，《舞姬》在川端的戰後作品中應該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男女情愛是川端小說重要題材，如果說他早期作品主要寫的是少年純潔的愛情萌動，晚期作品中則除了《古都》和《舞姬》之外，中長篇小說大多基調頹唐，儘管藝術上爐火純青，但所寫多為悖倫乃至變態的性愛，雖然筆調曲致，多以心理描寫為主而罕涉性行為細節，但情緒大多頹廢而虛無，《千羽鶴》自不待說，本套系列所選《睡美人》《湖》《美麗與哀愁》也是此類作品的代表，誠如著名日本文學研究家葉渭渠先生在《冷豔文士川端康成傳》中所言：「所以他的這幾部小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描寫傳統道德、觀念、理性乃至於生命自然的規律對於情慾的壓抑……以發現人的天性、人的本能的東西，所以作家寫異常情慾，『縱使放蕩，心靈也不應是齷齪的』（井原西鶴語）。他在為精神戀愛說教時，也還是把筆墨灌注在人的性心理活動上，寫性生理要求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川端晚期作品中屬於此類的還有《山音》和《一隻手臂》，前者與《千羽鶴》相似，後者與《睡美人》相似，且中譯本相對較多，而《湖》和《美麗與哀愁》則各有獨特之處，且中譯本較少，於是我們收進這套系列，希望與《千羽鶴》和《睡

美人》一起，讓讀者對川端晚期作品有一個較全面的了解。

川端先生的短篇小說《伊豆の踊り子》，除二十世紀大陸改革開放後最早出現的侍桁先生譯本譯作《伊豆的歌女》，其他譯本多譯為《伊豆舞女》。日本權威辭書《廣辭苑》對「踊り子」一詞的主要釋義是「跳舞的少女」或「以跳舞為職業的少女或舞者」，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的《日漢大辭典》的釋義是「跳舞的少女」或「舞女、舞蹈演員；以西方舞蹈為職業的女子」。從這篇小說的內容來看，顯然「跳舞的少女」這條釋義與作品人物的身份和形象最為貼切，但語感較贅，似不大適用於題目及對應的正文部分，而《現代漢語詞典》對「舞女」一詞的釋義——「以伴人跳舞為職業的女子，一般受舞場雇用」——與此篇人物的形象、身份都有明顯的錯位。此次譯者考慮再三，決定將題目譯作《伊豆舞娘》，希望能與書中阿薰的形象更貼切一些。

面對之前已有的眾多川端作品譯本，我們此次重譯所持態度一是謙謹認真，二是努力提供一些新的東西。除了上述在選目方面的種種考量之外，在譯文方面一是在語言風格方面努力貼近川端原作的平實、凝練和內斂；二是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努力糾正前譯因種種條件限制而存在的問題甚至謬誤，例如《古都》中關於祇園祭等京都市民俗活動方面的種種細節，若非身歷其境，僅憑辭典之類的工具書是很難準確逐譯的，一些流行較廣的譯本在這方面就存在一些明顯「想當然」的誤譯，我們在翻譯時充分利用當今互聯網帶來的資訊便利，查閱了大量日本方面的文字乃至視頻和圖片資料，弄清每個辭書中查不到的詞彙、場景的準確涵義，庶幾避免前譯之誤。《古都》《千羽鶴》中有大量關於日本特色文化、器物、物產、食物的描寫，我

們儘量在正文中保留其原來的漢字名稱，再以腳註的形式解釋其具體內容，若日文原本是以假名形式表示，我們則在正文中譯以相應的中文名稱，再儘量在腳註中寫出其日文假名名稱，這兩種方式都便於讀者今後在日本旅行見到這些事物的日文名稱時，不管它們是以漢字或假名形式出現，都能直接想到它們的具體內容。我們的《古都》譯本中共有腳註一百三十餘條，庶幾不負作品中大量京都風物描寫所涵川端先生的一番苦心。

竺祖慈 葉宗敏 於二〇二三年七月

舞姬

竺祖慈

譯



皇宮的護城河

十一月中旬，東京的日暮時分在四點半左右。

出租車發出難聽的聲音停下時，車後冒出黑煙。

這是一種後帶裝炭草包和柴禾包的車子，還掛着一個變形的舊鐵桶。

後面的車子在按喇叭，波子回頭望了一下說：

「可怕，我怕。」

說着聳聳肩，朝竹原身邊靠了靠。

她把手舉到胸前，像是要去遮臉。

竹原發現波子手指顫抖，覺得奇怪。

「甚麼……？你怕甚麼？」

「要被發現了，好像被發現了。」

「啊……」

竹原狐疑地看着波子。

車子由日比谷公園後面進入皇宮前的廣場，停了一個交叉路口的正中央，這條路平時就車水馬龍，現在又正值下班高峰，所以他倆的車後停着兩三輛車，左右車流不斷。

堵在後面的車倒車時，車燈射進兩人的車裏，映得波子胸前的寶石熠熠生輝。

波子黑色套裝的左胸前別了個胸針，呈細長葡萄形，藤蔓是白金，葉是暗綠色寶石，幾粒果實則是鑽石質地。

與珍珠項鏈搭配的則是珍珠耳環。

不過，耳上的珍珠被頭髮遮得幾乎難以覺察，而頸上的珍珠也因白色外衣的蕾絲花邊而不太顯眼。蕾絲乍看像是白色，其實也許帶着些許珍珠色。

這蕾絲花邊一直延及胸部以下，質地柔軟高檔，反倒增添了一種與年齡相稱的氣質。

領子也有同樣的蕾絲花邊，花邊沒有明顯的凸起，從耳朵下方部位開始形成荷葉邊，褶皺越往前則弧度越深，在她纖細的脖頸前形成了柔和的波狀。

微明中，波子胸前寶石的閃爍像是在對竹原訴說着甚麼。

「甚麼發現不發現的？在這種地方，誰會發現？」

「矢木……還有高男……高男是他的乖兒子，監視着我呢。」

「你先生不是在京都嗎？」

「不知道，而且也不知道他甚麼時候回來。」波子搖頭說，「都怨你讓我坐這種車，你從來都是這樣。」

但是車子又啟動了，帶着難聽的聲音。

「啊，開動了。」波子嘟囔道。

交警也看到了這輛在交叉路口正中央噴黑煙的汽車，卻沒有過來責罰，可見車子停留時間極短。

波子把左手放在臉頰，彷彿恐懼還留在臉上。

「你怪我讓你坐這種車……」竹原說，「那是因為你推開人群逃出公會堂時太慌張了。」

「是嗎？我自己倒沒覺得，不過可能的確是這樣。」波子低頭，「今天我出門時就突然想起要戴兩個戒指。」

「戒指？」

「是的，因為是我丈夫的財產……萬一遇見了，矢木會高興的，因為覺得自己不在家的時候寶石還在，不曾丟失。」

波子說話間，車又發出難聽的聲音停住了。

這回司機下了車。

竹原看着波子的戒指說：

「你戴着這些寶石，是為了被他發現時做準備嗎？」

「也沒那麼明確……只是臨時起意吧。」

「真沒想到。」

波子卻似乎沒有聽見竹原的話，說道：

「討厭，這車……會有壞事發生的，可怕。」

「煙冒得厲害。」竹原也看着後窗，「好像打開缸蓋在點火呢。」

「真是地獄之車。咱們不能下車步行嗎？」

「那就先下車再說吧。」

竹原好不容易打開了車門。

這是在通往皇宮前廣場的護城河橋上。

竹原走到司機身邊，回頭對波子說：

「你急着回去嗎？」

「不急。沒關係。」

司機拿着一根舊的長鐵棍插到汽缸肚裏拚命轉動，大概是在打火。

波子低頭看着河水，像是在避人目光，但見竹原走近，便說：

「今晚家裏大概只剩品子一人了。每當我回家晚了，那孩子總是淚汪汪地問我去了哪裏，為甚麼晚回來，一副擔心的樣子，不會像高男那樣監視我。」

「是嗎？但你剛才關於寶石的那些話讓我感到奇怪，寶石本來就是你的東西，何況你家一直都是靠着你的能力才有今天這種日子吧？」

「是的呀，儘管我也談不上有甚麼能力……」

「不可理解。」竹原看着波子那種無助的樣子，「我難以理解你先生的想法。」

「這就是矢木家的家風呀，自打結婚以來一成不變，習以為常，你不也早就知道的嗎？」波子繼續說，「也許結婚前，從我婆婆那一代開始就這樣了。矢木的父親很早就去世，婆婆一人把矢木送進了學校，所以……」

「如今情況不一樣了，況且戰前靠你的陪嫁就能過上舒服日子，現在已不是這樣，矢木也應心知肚明的。」

「雖說明白，卻又因為人都背負着各自的悲傷——矢木是這麼說的，由於悲傷過重，在他事情上就會知而不明或無可奈何了。我想我自己也是這樣的。」

「好像說不通，雖然我不知道矢木的悲傷是怎麼回事。」

「戰敗毀滅了矢木心中的美——他是這麼說的，他自己就是舊日本的亡靈……」

「憑着這種亡靈之類的牢騷怪話，就可以無視你對家庭付出的辛苦了嗎？」

「倒也不是無視，只是因為擔心坐吃山空而走投無路，所以才監視我的一舉一動吧。為了一點小錢就斤斤計較，我真擔心到了一無所有時他想自殺呢。」

竹原也有點發慌，說：

「你就是因此而戴着兩個戒指出來？矢木還沒到亡靈那一步，你倒或許已被甚麼亡靈纏身了。可是，作為父親的乖兒子，高男是如何看待父親這種怯懦的態度呢？已經不是小孩了吧。」

「嗯，好像挺煩惱的。在這一點上他是同情我的，看見我在工作，也說要輟學去打工，但

那孩子一直是把父親作為學者而絕對敬重的，我真怕一旦對父親產生了懷疑，他會變成怎樣。不過，在這種地方談這種事情，已經……」

「是的，我一直儘量平靜地聽你說，卻又不忍見你剛才那副害怕矢木的樣子。」

「對不起，已經沒事了。我的恐怖症常會發作，像是癲癇或歇斯底里之類……」

「是嗎？」

竹原狐疑地說。

「真的。我受不了停車，現在已經沒問題了。」波子抬起頭來，「晚霞真美啊！」
她項鍊的寶石上似也映着霞光。

接連兩三天都是午前晴天，午後便有了薄雲。

雲層真的很薄，落日時分的西邊天空中，雲溶入了夕靄之中，而夕靄與晚霞之間色彩的微妙搭配，卻又似是雲的緣故。

晚霞如煙一般掛在空中，天空還裹着晝間的餘溫，讓人覺得暖暖甜甜的，然而已有秋夜的寒氣開始穿行其間，連晚霞的暗紅色也給人這種感覺。

暗紅色的天上，有的地方是濃濃的朱紅，有的地方是淡紅，此外有少數淡紫和淡藍的地方，還有其他更多的顏色，與暮靄融為一體，看似靜靜地懸而不動，那些色彩卻又似馬上就會移位甚至消失。

於是，皇宮森林的樹梢間剩下了一段細細的藍天，就像一條緞帶。

這藍天不帶一點晚霞的色彩，在黑沉沉的森林與紅通通的晚霞之間形成了一道清楚的界線。這細細的藍天從遠處望去，顯得靜謐、澄澈而又傷感。

「晚霞真美！」

竹原也說，其實不過是在重複波子的話。

他僅是在意波子的感受，因而覺得晚霞是美的。

波子繼續望着天空說：

「馬上入冬，有晚霞的日子就多了，晚霞容易讓人想起兒時，你說是嗎？」

「是……」

「冬天雖冷，我卻在門口看晚霞，結果捱罵，說是會感冒的。啊……我有時雖會覺得自己呆望晚霞是不是受了矢木的感化，其實自小就是這樣的。」波子說着回頭對着竹原，「不過還是有奇怪的地方：剛才日比谷公園入口處前有四五株銀杏樹，公園的出口處好像也有四五株銀杏，同樣的樹並排立在那裏，黃葉的深淺卻有所不同，樹葉凋落的多少也不一樣，難道連樹木的命運都如此各異嗎……」

竹原默然。

「我正在想着銀杏樹的命運，恍惚間就被咔嚓咔嚓的停車聲一驚，於是害怕起來。」波子說着去看汽車，「好像還沒修好。站在車旁會被人看見，還是去路對面等吧。」

竹原去跟司機打招呼，付錢時回頭一看，波子已在橫穿馬路，留下一個亮眼年輕的背影。護城河盡頭的正面是麥克阿瑟的司令部，屋頂先前還掛着美國國旗和聯合國會旗，再看時已不見蹤影，大概是正趕上了降旗時分。

同時，司令部東邊的上空，薄雲在高處飄散，晚霞也已不見。

竹原知道波子易動感情，此時看着她輕捷的背影，覺得如她自己所說，「恐懼發作」現象大概已經消失。

他也過街，輕聲說道：

「見你優雅地橫穿車流，不愧是舞蹈的節奏。」

「是嗎？是在嘲笑我嗎？」然後猶豫了一下又說，「我也開個玩笑行嗎？」

「跟我？」

波子點頭後又低頭。

司令部白牆的正面倒映在護城河中，水面還倒映着司令部的窗燈。

但是建築物的白影漸逝，眼見水面只留下了燈影。

「竹原，你幸福嗎？」

波子喃喃地問道。

竹原回過頭來，卻沉默不語，波子的臉便紅了，說：

「你現在已不再對我說這話了。從前曾這樣問過我多次。」

「是的，二十年前了。」

「你有二十年不曾問我，所以這次就由我來問了。」

「你就是用這來笑話我……？」竹原笑了，「因為現在我不問也是知道的。」

「從前不知道嗎？」

「從前好像是明知故問。對於幸福的人，大概是不會問他是否幸福吧。」竹原說着，朝皇宮方向走去，「我覺得你的婚姻是錯誤的，所以婚前婚後都會問一下。」

波子點頭。

「但那是甚麼時候的事了，是西班牙女舞蹈家來的時候，你結婚第五個年頭吧，我們在日比谷公會堂偶然相遇，你坐在二樓前排的招待席，你的舞伴和你先生都在，我在後排像躲起來似的，但你一看到我就落落大方地上來坐在我旁邊，然後再沒離開。我怕讓你先生和朋友覺得不好，勸你回到原來的座位，你卻要我讓你坐在旁邊，還說你會老老實實不說話的……你就這樣一動不動地在我旁邊坐了兩個小時，直到散場。是這樣吧？」

「是的。」

「我很驚訝。矢木不大放心，時不時地往我們這邊望，你卻不下去。當時我很困惑。」

波子突然站住，於是落後了竹原一步。

皇宮廣場的入口處，一塊告示牌映入竹原眼簾：

「此公園屬於大家，務請各位保持公園的清潔。」

「這兒也是公園？成了公園嗎？」

竹原讀着厚生省國立公園部的告示，說道。

「戰時我家的高男和品子還是小小年紀的初中生和小學女生，就從學校過來搬土除草。一說要去宮城前，矢木就要他們用冷水潔身。」

「那時的矢木大概就是這樣的。這宮城如今也不叫宮城而叫皇居了吧。」

皇居上空晚霞的色彩已經很淡，一層灰色鋪展開來，倒是相反方向的東邊還留着白晝的光亮。

但是皇居森林邊沿那條細細的藍天仍未消失，帶着鉛灰色，變得更加深沉。

森林中有三四棵略微高出的松樹指向那條細細的天空，在晚霞的餘輝中畫出松樹的黑色身姿。

波子邊走邊說：

「天黑得真快，出日比谷公園時，議事堂的塔還被染成一片桃色呢。」

那國會議事堂已被暮色籠罩，上面有紅色的燈光在閃爍。

右手的空軍司令部和總司令部的屋頂上也同樣有紅燈閃爍。

總司令部的窗燈越過護城河堤上的松樹依然閃爍可見，松樹下還可見到幾對幽會者的灰

暗人影。

波子躑躅不前，竹原也看到了幽會者的清冷剪影。

「太清楚了。咱們繞到對面去吧。」

波子說道。兩人折返。

看到幽會的人影，他倆應該都意識到自己也在以幽會的形式漫步。

竹原是在送波子去東京站的途中因車子故障而下車走走的，但起初是波子打電話約他去聽日比谷公會堂的音樂會，所以從開始無疑就是幽會。

可是，他倆都已年過四十。

談往事也就成了談愛情，商量波子的事情便是傾聽愛的訴說——這樣的歲月在他倆之間流逝，既是兩人之間的牽連，也是兩人之間的阻隔。

「你剛才說自己當時很困惑，那是為何而困惑呢？」

波子以竹原的話作為話題問道。

「嗯，當時……我還年輕，所以困惑於如何判斷你的心理。你把矢木晾在一邊，一直坐在我身邊，這實在是一種大膽無畏的舉動，我不知你為何會如此果斷，但再細想，你以前就有過激情迸發、令人驚愕的時候，這次大概也是如此。我的想法沒錯吧？」

「你剛才說自己是『發作』，但如果說那個時候和剛才都是感情的發作，兩者之間是截然不

同的，當時能夠無視在場的丈夫，今天卻對理應遠在京都的丈夫那樣恐懼……」竹原說，「當時咱倆若能一起悄悄走出公會堂溜之大吉，那該多好。我那時還沒結婚。」

「可是我已有孩子。」

「但是更重要的也許是因為我當時錯誤地執着於你的幸福之類，我作為那個時代的年輕人，被灌輸的信念是：女人一旦結婚，她的幸福只能在婚姻中去尋求了。」

「如今還是這樣的呀。」

「既是這樣，又不是這樣。」竹原聲音不大，語氣卻堅決，「但是，當時你之所以能離開矢木坐在我身邊，那也是因為你的婚姻幸福而平和吧。你對矢木信賴、放心，所以放任這種感情的表露。我當時也是這樣認為的，你只是因為看到我後突然有了一種念舊之情。你並未因為來我身邊而對矢木有愧疚之心。即便如此，奇怪的是你一直坐着不動，一言不發，令我不敢看你一眼，不敢朝你側過臉去。當時我是很困惑的。」

波子默然。

「矢木的外表也令我困惑。見到那樣一個溫厚的美男子，誰都難以想像他太太會不幸福，都會覺得若不幸福，定是太太不好。如今大概仍是如此。前年還是大前年，我租住在你家偏房時，有一次聽說你家沒錢交電費，我把自己的工資袋給你，你淚汪汪地說這工資袋居然還沒啟封……還說自結婚以來，從沒見過丈夫的工資……當時我很吃驚，但首先想到的還是大概因為你過往的做法有所欠缺。矢木給人的印象就是如此了不起。何況從前別人走過你倆身邊，都

會回頭注視的吧？即便我覺得你倆的婚姻從開始就是錯誤的，卻還是因為懷疑自己的眼光，所以才會問你是否幸福。你不做回答，我覺得也是理所當然的。」

「你不也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嗎？」

「我嗎？」

「剛才應該是我問你的。」

「我們屬於平凡的一類。」

「難道有平凡的婚姻嗎？你是在騙人。所有的婚姻都各有其非凡之處。」

「但我不是矢木那種非凡的人，所以……」

竹原想岔開話題。

「不對。即使看看我的同學，也大抵都是這樣，並非說婚姻因為人的非凡而非凡，即使是兩個平凡的人走到一起，他們的婚姻也會變得非凡。」

「高見。」

「又說『高見』了。甚麼時候成你口頭禪了……就像老年人那樣盡打岔，討厭不討厭？」波子輕輕地一揚眉毛，窺視了一下竹原的神情，「總是我讓你聽我家裏的事。」

她主動轉換了話題。

儘管急切地想要追問，波子卻仍無法進入竹原家庭的話題。

「那車還是只冒煙不動彈。」

波子笑着說。

日比谷公園的上空升起了月亮，時值初三或初四，月亮那弓形不偏左也不偏右，端正地掛在雲間。

兩人來到護城河上，駐足望着水中的燈影。

司令部的窗燈從正面投下的燈影在水中搖曳，右岸的一排柳樹、左手不太高的石崖以及上面的松樹則在燈影的旁邊投下暗影。

「今年中秋是在九月二十五六號吧？」波子說，「報紙登了這裏的照片，司令部上空的滿月……也有這樣的燈影，一排窗戶射出的燈光在水中映成光條，光條上更有一道光影，那好像就是中秋月的影子。」

「從報紙上的照片能看出這麼細緻的情景嗎？」

「是的。雖像是明信片上的照片，卻給我留下了印象。那像是城牆的石崖以及松樹都拍下來了，所以照相機大概是放在那邊柳樹間的。」

竹原感到了秋夜的涼氣，像是催促波子離開似的先邁開了步子，邊走邊嘀咕道：

「你對孩子也這麼說嗎？會讓他們變得脆弱的。」

「脆弱……？難道我就只有脆弱的一面？」

「品子在舞台上是個強者，但以後若像母親那樣就麻煩了。」

過了護城河往左拐彎，一群巡警從日比谷方向走來，他倆只能看見他們皮帶上金屬釦的閃亮。

波子避到一旁，靠向竹原，要抓住他的胳膊。

「所以希望你能幫助和保護品子。」

「比起品子來，你更……」

「我不是得到你很多幫助了嗎？我能在日本橋有自己的排練場，也是靠你的幫助……再說，如今你對品子的保護就是對我的保護。」

波子避開巡警的隊伍，走到岸邊的柳樹旁。

垂柳的細葉幾乎尚未凋落。

電車道兩側懸鈴木的情況卻不一樣，靠他倆一側的樹上黃葉尚在，另一側同樣的懸鈴木卻已樹葉落盡，完全成了裸樹，或許是因為那邊的樹在公園的緣故吧。仔細再看，那些樹葉大致落盡的樹是與一些綠葉尚存的樹木夾雜在一起的。

竹原想起了波子所說的「連樹木都命運各異」。

「如果沒有戰爭，品子現在在英國或者法國的芭蕾舞學校跳舞呢，我也許會陪她過去的。」波子說，「那孩子最可貴的學習年華就這樣虛度了，那是無可挽回的呀。」

「品子還年輕，今後還是……但你自己也在考慮如何擺脫這種情況吧？」

「擺脫……？」

「擺脫婚姻……離開矢木逃去外國。」

「這個嘛……我是只考慮品子的事，為她而活着的……現在仍然如此……」

「躲到孩子那裏——母親的逃脫方式。」

「是嗎？我覺得自己的情況更極端，已近於癡狂了，因為讓品子成為芭蕾舞家是，我還沒實現的夢想……品子就是我，我們常常弄不清究竟是我為品子犧牲還是品子為我犧牲，反正都無所謂了。想到這，就似乎看到了自己能力的有限和無助。」波子無意中低下了頭，「啊呀，有鯉魚，白色的鯉魚！」

她盯着河面大聲說道，撥開垂在臉上和肩頭的柳枝。

來到日比谷的交叉路口，護城河也在這裏轉了個彎。

轉角處的水中有一條白鯉一動不動，不浮不沉地停在水當中。因為是拐角處，所以有垃圾漂集，而且唯有此處可見淺淺的河底，水底沉有落葉，但也有懸鈴木的落葉像鯉魚一樣在水中一動不動。波子從身上拂落的柳葉漂散在水面，淡黃色的河水靜然不動。

借着司令部的窗燈，竹原也凝望着鯉魚，但很快又後退幾步，怔怔地去看波子的背影。

波子的黑裙自上而下地收窄，勾畫出自腰到腿的曲線。

這曲線竹原從青春時期就在波子舞蹈時見過，讓他怦然心動。這種女性的線條至今未變。可是，波子如此動人的背影卻在凝望黑夜中護城河裏的鯉魚，這讓竹原無法理解，難以忍

受。他厲聲叫道：

「波子，這種東西你還要看到甚麼時候？別看了。你竟會讓這種東西吸引，不像話。」

「為甚麼呀？」

「一條這麼小的鯉魚，誰都不會去看，你卻被牠吸引，所以……」

「即使誰都不注意，誰都沒發現，但這鯉魚是實實在在地在這裏的。」

「你就是這樣的人，會去注意一條孤孤單單的魚兒……」

「也許是的。可是，在一條大護城河中，牠卻機緣巧合地在人來人往的拐角處靜靜地呆着，這難道不奇怪嗎？經過的路人都沒注意，日後即使我跟誰說起這魚，也不會有人相信吧。」

「這是因為發現牠的人不尋常……或許是因為希望被波子看見，魚兒就過來了。孤獨者的同病相憐呀。」

「是的，這鯉魚對面的河中央還立着『愛惜魚兒』的告示牌呢。」

「呵，不錯，沒寫『愛惜波子』嗎？」

竹原笑嘻嘻地去看河水，像是在尋告示牌。波子也笑着說：

「在那兒。你沒看到告示牌嗎？」

一輛美軍巴士開過他們旁邊，車上都是美國人，有男有女。

停在人行道旁邊的一排美製汽車也相繼啟動。

「在這種地方與魚相見相憐，你真夠噲。」竹原又說，「你的這種性格也該改改了。」

「是的，為了品子。」

「也為你自己。」

波子沉默少頃，淡定地說：

「雖不是完全為了品子，但我已決定要把家裏的偏屋賣了，因為是你租住過的，所以想先跟你說一聲。」

「是嗎？那我就買下吧，萬一以後主屋也想賣時，也許就比較方便了。」

「啊？你是突然做出這種判斷嗎？」

「對不起。」竹原表示歉意，「我這捷足先登有點失禮了。」

「不。總有一天就會如你所說，主屋也會要賣的。」

「到那時候，主屋的買家肯定會介意偏屋住着甚麼樣的人。雖說是偏屋，但跟主屋在一起，說話聲都能互相聽到，所以以後主屋或許難賣的。我先買下偏屋，待你要賣主屋時，就可一起給我了。」

「哦……」

「不過，既然要賣偏屋，何不把四谷見附的廢墟賣了，已經雜草叢生，徒剩斷牆了吧。」
「諗。不過我想在那裏建品子的舞蹈研究所，將來……」

竹原本想說根本沒有這個可能，卻又改口說：

「也不一定在那裏吧，建造時可以再找更好的地方。」

「也許如你所說，但那塊土地上寄託着我和品子的舞蹈夢。我年輕時，還有品子自幼時的舞魂都在那裏。我永遠都能在那裏看到各種舞蹈的幻影。那塊土地不能交給別人。」

「是嗎……？那就不要單賣偏屋，真到那時就把北鎌倉的整塊房地產打包一起賣了，再去四谷見附把研究所和住房一起建起來，你看如何……？這看來是可行的，我的工作如果能保持現在的狀態，還可以盡點微薄之力。」

「我丈夫畢竟不會答應的。」

「這就要看你的決心了，如果不做這樣的決斷，研究所是不容易建成的，我覺得現在正是機會，否則坐吃山空，以後甚麼都留不下來。聽說很多人正為沒有好的排練場而苦惱，現在若能建起一個相當水平的研究所，會有其他舞蹈家也來使用，這不就解決了品子的問題嗎？」

「他不會允許的。」波子無可奈何地說，「即使跟矢木說，他照例只會嗯一聲，然後便做出沉思狀。以前我倒認為他確實是個深思熟慮的人，其實呢，就是嗯嗯啊啊，做出一本正經的樣子，此刻就是在玩心眼了。」

「真會這樣？」

「我覺得是的。」

竹原回頭去看波子，波子迎視着他的目光說：

「不過，你也讓我覺得奇怪，無論跟你商量甚麼，你都是立刻做出判斷，從沒有過猶豫。」

「是嗎？要麼是因為我對你不存城府，要麼因為我就是個俗人。」

波子的目光沒有離開竹原的面孔，說：

「但你要買我家的偏屋，究竟有何打算呢？」

「這我倒還沒考慮呢。」竹原半開玩笑地說，「我幾乎是被矢木客客氣氣地趕出那個偏屋的，如果我能買下住進去，就可報復他了吧。不過，矢木大概不會賣給我的。」

「那就要看矢木怎麼想了。或許他算盤一打，出人意外地就賣了呢。」

「矢木不是個會打算盤的人吧？算盤好像一直是由你來打的。」

「是呀。」

「不過如你所說，矢木或許會賣給我的，因為他是個做夢也不會將妒意放在臉上的紳士……如果他不肯賣給我，會被別人認為是吃醋，這是不願意的吧。可是，你倆之間到底有沒有妒忌存在呢？互相都不露絲毫妒意，在旁人看來，總覺得有點可怕，似乎是風暴之前的平靜……」

波子沉默不語，心底卻一陣寒意。

「我說要買你家偏屋，雖然並非出於甚麼深謀遠慮，但時不時地在那偏屋出現，讓矢木覺得扎眼，倒也是挺有趣的。我想把矢木那副君子嘴臉扒下一次看看……然而，相比挑起他的妒意，我更擔心會讓你受苦，若真如此，我以後就不能心安理得地再出現在你倆身邊了。」